



歌门鬼城四部曲之四

泰忒斯觉醒

THE GORMENGHAST TETRALOGY
TITUS AWAKES

[英] 马尔文·皮克
梅芙·吉尔摩
姜向明

著
译

Mervyn Peake
Maeve Gilmore

THE GORMENGHAST TETRALOGY

TITUS AWAKES



歌门鬼城四部曲之四

泰忒斯觉醒

[英] 马尔文·皮克
梅芙·吉尔摩
姜向明

著
译

Mervyn Peake
Maeve Gilmore



歌门鬼城四部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忒斯觉醒/(英)吉尔摩(Gilmore, M.), (英)
皮克(Peake, M.)著;姜向明译.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4. 7
(歌门鬼城四部曲; 4)
书名原文: Titus awakes
ISBN 978-7-5327-6328-3

I. ①泰… II. ①吉… ②皮… ③姜…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012 号

TITUS AWAKES

Copyright© Maeve Gilmore and Mervyn Peake 2011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Brian Sibley 2011
Maeve Gilmore and Mervyn Peake have asserted their right under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rents Act 1988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稿由连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图字: 09-2011-734 号

歌门鬼城四部曲之四: 泰忒斯觉醒
[英] 梅芙·吉尔摩 马尔文·皮克/著 姜向明/译
策划编辑/龚容 责任编辑/顾真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6328-3/I·3786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506965

引言

马尔文·梅芙与《无尽的求索》

（此引言含有本书部分情节）

我接过一杯调配适度的金汤尼，同时接过一只装着一沓文稿的蓝灰色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上写着《无尽的求索》，读者朋友们，这个题名正好就是你即将阅读的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

以上这一幕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当时我和梅芙·吉尔摩正坐在一个她称之为“小沙龙”的地方，我们坐在一间舒适的包房里，俯瞰着伦敦肯辛顿区德莱顿花园街1号的后花园——那里正是她和已故的丈夫马尔文·皮克的最后一个居住地。

他们夫妻俩都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众所周知，马尔文·皮克是一个博闻广识的多面手：他不仅是画家、插画家（他为二十世纪的人们重新绘制了一系列经典之作的插图，其中就有《爱丽斯漫游奇境》^①、《古舟子吟》^②、《金银岛》与《化身博士》^③），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作为一个作家，他使用如画家的调色板一般的色彩斑斓的语言；在泰忒斯系列小说中，无论是在结构、色彩、行文与浓淡效果上，他都用一个画家的感觉为我们浓墨重彩地绘制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与场景。

“小沙龙”的墙上挂着许多油画与素描，沙发后面放着一组梅芙亲手编织的布娃娃，它们使人隐约联想起《皮埃罗与科隆比纳》^④中的人物，但同时又和经常在马尔文的速写簿中出现的那些四肢如纺锤一般的瘦长的杂技演员极为相似。我们每个月都会在这里相聚一次，我们之间的话题极其广

泛，从书籍、绘画到戏剧、宗教几乎无所不谈，但其间总会一再回到马尔文的作品这个话题上，梅芙一再显示出对这个天才的画家和作家丈夫的尊敬，以及对他们共同生活的深切怀念。

她刚刚交给我的这份手稿具有相当的个性：梅芙创作的《无尽的求索》是作为马尔文的传奇故事三部曲（《泰忒斯·葛洛恩》、《歌门鬼城》和《泰忒斯独行》）的续曲的。实际上，马尔文当初的设想远远不止三部曲，他一直野心勃勃地想要完成一套以泰忒斯的生活及旅行为主题的完整的编年史，他要以一种融合了幻想小说与哥特体小说的风格写这套作品，但这样的风格即使对作者本人也是极为特别的。

泰忒斯系列的最初两本作品中，充斥着无数狄更斯式的人物，讲述了泰忒斯·葛洛恩的出生、童年及青年时期的故事，讲述他如何继承了歌门鬼城第 77 任城主的头衔，讲述了歌门鬼城这座巨大、腐朽的王国里举行着各种离奇古怪的古代仪式。在第三部作品中，泰忒斯放弃了他的古老王国，来到了异国他乡，发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非人化的、抹杀个性的科学与技术成为了严格的律法，主宰了一切。

《泰忒斯独行》一书最终出版于 1959 年，此时马尔文的健康状况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而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这种疾病最终在 1968 年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享年 57 岁。尽管马尔文·皮克计划要创作更多的泰忒斯系列小说，在他的计划中，该后续系列的第一部即称为《泰忒斯觉醒》，但很显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是不可能将自己的理想完全实现的。《泰忒斯觉醒》一书只留下了一些碎片断章，标明的写作日期为 1960 年的 7 月，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们就能清楚地看见这个日期。此外，马尔文还特意为他构思的各章节的主题列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总共包含了 48 个词语，每个词都代表一个地点或一组人物，这份令人困惑的、如谜语一般的清单揭示出泰忒斯将要遭遇到的各种环境及各种人群，譬如“雪地”、“群山”、“森

①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的代表作。

② 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的代表作。

③ 这两部均为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的代表作。

④ 著名的哑剧或喜剧，起源于 17 世纪末的意大利，后流行于法国、英国等地。

林”、“海岛”、“士兵”等等。

梅芙后来将这些粗略的提纲称为是“悲剧的笔记……代表了他想要写出一部超越他曾经写过的所有作品的野心”。然而，这些看似随意的主题却为她提供了原创的灵感。也许，对于梅芙来说，想要大胆挑战把马尔文零碎的笔记串联成一本完整的小说，以此来否认马尔文本人及其构想的故事已经永远失落了这么一个事实，终究是一种徒劳。

在马尔文去世后的第二年，梅芙即开始了《无尽的求索》的创作，并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该作品的原稿为用褐色墨水写满的字迹秀丽的整整四本黑色笔记本。尽管，梅芙在开始写作本书时并没有想过要公开出版，但这份手稿随后就发展为一系列的打印稿，我在70年代末读到的正是这份打印稿，在每一页稿纸上都有无数的修改、删除与增补。梅芙·吉尔摩在1983年去世后，这本《无尽的求索》也就此“失踪”，等到它重见天日，已足足过去了二十五个年头。这份稿件是她的孙女克里斯汀在她家阁楼里的一只再普通不过的纸板箱里发现的。

现如今，现代人为古典名著狗尾续貂已蔚然成风，就此涌现出一大批“两毛五小说”^①，所以你也也许会误认为梅芙不过是自信满满地完成了续写泰忒斯故事的任务。而事实是，这本书以洋洋洒洒的文笔在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进行了各种崭新的尝试；它写出了个极为谦卑的人，和他那毫无保留的爱——以一种梅芙曾经称为是“绘画手法”的风格——它写出了想要在“遗忘的边缘”挽留住那份神奇而美妙的思想的殷切希望。

读者朋友们，在你即将展开的这本书中，你将看到一幅幅鲜活的图画：由一系列精美的插图编织而成的各种人物的合集。有些人物是以露骨的漫画形式出现的，比如那个矫揉造作的诗人，那个自以为是的“我是什么什么”，以及他的那些茫然的听众，那些热心的文学爱好者。另有一些人物，从某些方面来看，很显然是出自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描摹——我们可以从梅芙为画家露思·萨克森所作的肖像画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露思代表了一贫如洗的艺术家，他们总是必须为生计问题而搏斗。

^① 另有一种说法为“三毛钱小说”，都是指廉价的平庸之作。

之前几本书里的一些人物也散见在这本书的各个角落里。其中有对泰忒斯一家的回忆，尤其是对他的姐姐费莎，以及那些曾经唤起了他满腔柔情的女子：他那个不幸的同奶妹妹，那个无名无姓的“小东西”；还有一些人物来自《泰忒斯独行》一书，比如温柔可爱的朱诺，冷冰冰的基特，还有那个叫作“黑玫瑰”的悲惨的姑娘。

在本书中新出现的一些人物对泰忒斯来说几乎无一不是带有威胁性的：不是威胁到他的生命，就是威胁到他对自由的热爱。他拒绝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些对他表露出感情的人们——那个怀上了他的孩子的居住在山里的姑娘，那条如奴隶一般跟随着他的狗，以及和他分享了一段短期爱情的恋人露思——可最终这种拒绝出人意料地受到挑战，故事有了新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不禁会怀疑，这样的情节不仅会使读者感觉震惊，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会同样震惊的吧。

随着写作过程的缓慢推进，这本书渐渐地确立起了一种风格。它开始于一个致敬的企图——一开始它是想要模仿马尔文的叙事风格——但后来却发展为梅芙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其实在她此前写的一部饱含感情、文笔绚烂的回忆录《一个远去的世界》（出版于1970年）中就已经确立起来了。这本书最终发展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探索过程，一种对她丈夫由艺术和文学领域里的明星到悲剧性地成为身患重症的病人的理解过程。

这种探索在泰忒斯·葛洛恩和那个“画家”最后的会合中完美地划上了句号，毫无疑问，这个画家就代表了马尔文·皮克本人。于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泰忒斯的创造者反而成为了泰忒斯的世界里的一个人物，而且，在本书的结尾部分，这个人物被神秘地赋予了一种精神色彩，为泰忒斯的生命提供了目的与意义。

在本书的一些自传性的章节里包含着大量的悲惨事实，比如对泰忒斯在那里打杂的那家规矩严格的精神病院的描写。这部分的灵感直接来自弗莱恩医院（这家医院原先的名字叫科尼·哈奇疯人院），马尔文曾有一段时间被关在那里。相比之下，梅芙对那座教堂的描绘显得没那么痛苦，这部分的灵感来自艾里斯福德隐修院，在疾病完全吞噬了他的心智之前，马

尔文在创作《泰忒斯独行》期间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在本书中，以上这两个地点出现的顺序与发生在马尔文实际生活中的顺序正相反，这么写的目的不禁会使人以为梅芙是想要让时光倒流。在现实生活中，无情的疾病不断加剧对马尔文的摧残，而在梅芙的虚构世界中，那个艺术家最终获得了康复，再次成为一个生机勃勃、渴望生活的人。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是这么描绘出这一点的：他带着他的三个孩子，站在小岛的防波堤上，等待着泰忒斯的到来。

岛屿在泰忒斯系列小说中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而歌门鬼城常常是作为它的对照物而存在的。也许，岛屿使人产生的那种隔绝感，甚至是禁闭感，使泰忒斯产生了想要逃离的念头。然而，在梅芙的眼中，岛屿对泰忒斯的意义恰恰与幽禁正相反：它代表的是避难所，是圣殿，是避风港，是在《泰忒斯独行》中描绘的处于空虚漫游状态的灵魂之归属，是完好无损地保留住我们的经验及人际交往的地方。

尽管在本书结尾处描绘的这座岛屿没有名字，但它是非常明确地指向萨克岛的。萨克岛是海峡群岛^①中最小的一座岛屿，马尔文·皮克第一次去该岛是在1933年，他在岛上整整生活了两年，与“萨克岛艺术家联盟”合作从事绘画工作。十年后的1946年，就在《泰忒斯·葛洛恩》一书的出版使马尔文·皮克声名鹊起之时，他带着梅芙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塞巴斯蒂安和费边，回到了萨克岛。在他们一家生活在岛上期间，他们的女儿克莱尔出生了，马尔文完成了《歌门鬼城》一书的创作。后来，萨克岛还为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派先生》提供了故事背景。

因此，对梅芙而言，萨克岛——这座成为泰忒斯的最终落脚点的岛屿——代表的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代表一个治愈伤痛、保持健全的地方，代表一个在这里创造者与造物可以自由融合的地方。“生命，以及对生命的热爱，是至高无上的，”她是这样描述泰忒斯新发现的真理的。“再没有悲惨的探索。他理解了，他渴望生活。”

① 海峡群岛是英吉利海峡中的一组岛屿，位于法国诺曼底海岸外。

作为对她丈夫的最后一次致意，梅芙最终放弃了她为本书想好的名字《无尽的求索》，而采纳了马尔文当初为本书计划好的书名《泰忒斯觉醒》。

本书是以马尔文·皮克自己的文字开场的，他想要写的是他的主人公在歌门鬼城之外的世界里做的另一次冒险。梅芙·吉尔摩选择了泰忒斯的母亲在泰忒斯离她而去时说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尾：“虽然没有一条大路，也没有一条小径，但你终有一天会回家来的。”

本书的这句结束语为何会令人如此过目难忘呢，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家”这个概念并非是指歌门鬼城那荒凉衰败的城堡与燧石塔，而是指人们用自己的想象建造起来的头脑与心灵的栖息地。

布莱恩·西伯利，2011

序

歌门鬼城三部曲其实不该被视为是一组三部曲。它本来应该有第四部的，在这第四本书里，泰忒斯·葛洛恩第一次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离开了属于他的王国，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他进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只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他发现在歌门鬼城之外的世界里，一切都显得极其冷漠；他想起了童年的往事，他随身携带的燧石唤起了他真实的记忆，如果说燧石对别人而言没什么意义，但至少对他是有意义的。

歌门鬼城不是一个梦。他在歌门鬼城之外遭遇到的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梦，泰忒斯系列的头三本书里描绘的世界包含着生活的广泛视野。如绘画一般讲述着的这个故事如此波澜壮阔，如此血腥残忍，只有一个学识渊博、勇气过人的作家才能写出这么杰出的系列作品。

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努力就是想把孤独的泰忒斯带入这么一个世界。本书的开头几页描写了一个在生活中备受折磨的人，他在和自己行将崩溃的大脑做着艰苦的搏斗，他那快要丧失写字能力的双手想要重新召唤出文字的魔力，想要完成一个他已无法完成的卓越使命。

梅芙·吉尔摩，1970

目 录

引言 布莱恩·西伯利	1
序 梅芙·吉尔摩	1
1 泰忒斯在大雪中醒来	1
2 泰忒斯在雪中	4
3 牺牲，凝望	7
4 泰忒斯在苏醒	10
5 两个陌生人如春天般苏醒了	13
6 又甜又涩的清醒	15
7 重拾生活	17
8 生命可以是个奇迹	19
9 秋与冬，皆痛苦	22
10 告别了群山	24
11 泰忒斯体会到别样的爱	28
12 在河流中	31
13 他们来到了海岛与丛林	36
14 潟湖——火焰	39
15 在士兵中	42
16 依旧在士兵中	46
17 回到营地	49
18 逃亡的计划	53
19 逃亡	56
20 不期而遇	61
21 热烈欢迎	70

- 22 泰忒斯做模特 78
- 23 泰忒斯回想过去 85
- 24 宁静的时刻 89
- 25 在桑普顿·格罗夫家 94
- 26 从贵族到乞儿 100
- 27 别的地方，别的工作 104
- 28 在木头人中间 108
- 29 往日的暗影 113
- 30 小巷里的突发事件 118
- 31 面具之下 122
- 32 圣殿 128
- 33 恼人的插曲 135
- 34 恼人插曲之终结 144
- 35 无尽的求索 147
- 译后记 153

1 泰忒斯在大雪中醒来

此时，城堡在动摇。宏伟的城墙坍塌下来，一片连着一片。

这块土地的色彩着实恐怖。最恶劣的绿色。最阴险的紫色。在这里，腐烂的菌菇闪耀着邪恶的微光；在那里，老鼠在书堆里窜来窜去。

宏大的景色在四面八方展开，于是，葛楚德站在一间高耸的房间的小窗前，如在指挥着这个在她眼皮底下的世界，尽管她的眼神有些涣散。

站在这扇特定的窗户前已经成为了她的一个习惯，从这里她看到的是一个荒凉的世界，一群猫咪卧在她的脚下，而她深红的头发上结满了鸟窝。

除了她，还有谁活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上呢？然而，在这一切的衰败与腐朽中，这座城堡却似乎能永远屹立下去。这里依然有着无穷的事物和阴影，在卵石的骑马道上回响。

每当葛楚德城主夫人在她家附近转悠，你也许会以为这个女人处在一种出神状态中，因为她总是默默无语。唯一的声音来自她那纠缠在一起的头发，来自在她的头上啼鸣的一群小鸟。

至于那些猫咪，它们就像一堆垃圾般堆积在她的脚下。

一天，大块头的城主夫人站在她卧室的小窗前，抬起她那高贵的头颅，聚精会神地看着。小鸟停止了啁啾，猫咪静静地蜷伏着，合成了一个藤蔓花形。

当她从西边到来之时，脑袋悬在空中的普恩斯瓜乐从东边到来，他眨了眨眼，用假声送出一首难以形容的荒诞之歌。

“是你吗，是普恩斯瓜乐吗？”城主夫人问，她那嘶哑的嗓音在石板路

上回荡。

“哦，是啊，”医生颤声答道，接下来是他那特有的信口开河。“对此我深信不疑。”

“是你呀，普恩斯瓜乐，”城主夫人说。

“除了我，还会是谁呢？”

“还会是谁呢，”她的声音在石板路上回响。

“还会是谁呢，”医生喊道。“当然是我啰！至少我希望如此，”于是普恩斯瓜乐在自己身上东拍西打、东掐西捏，只为了证实他自己的存在。

从歌门鬼城山上下来

一步步地他走下了歌门鬼城山，告别了属于他家乡的一切。

那一晚，泰忒斯睡在高大的谷仓里，做了个噩梦。有时候，他会在梦中窃窃私语，有时候会大声喧哗，而且他的梦呓还有着奇妙的抑扬顿挫之节奏感。他的梦将他重重包围，使他陷入了一个梦的牢笼。

时间尚早。太阳还未升起。谷仓外，群山与森林浸润在冰凉的露水中，显得苍茫一片。有许多冰窟窿点缀其间，如肮脏的疙瘩。

这个小青年，这个歌门鬼城的第七十七任城主，他在这里要干什么呢？这里离他的家乡，离他的朋友实在是千里迢迢。朋友？他还剩下多少朋友呢？至于他的家乡，那个破碎之塔的世界，它的存在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他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那个世界是真实的呢？

他又睡了过去，梦境在千姿百态的伪装中继续前进。他靠着手肘把身子撑了起来，轻声说道，“马祖海奇，我的朋友，你永远离开我了吗？”

猫头鹰听见了他的声音，但依旧岿然不动。它的一对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个睡眠中的闯入者。

泰忒斯重新倒在了稻草上，有三个生灵随即溜进了他的大脑。

第一个，是身手极为敏捷的斯肥特，他是一座肉山，每走一步，他的肚皮都会优雅地晃悠起来。汗水如涓涓细流从他的脸上和滚圆的脖颈上淌下。眼看就要沉没在自己的汗水里，他的眼睛眯成一粒菜籽大小在汗水中奋力地游泳。

他拿在手里的，是一把双柄的屠刀，尽管看上去像是玩具。

他的肩膀上站了个很难形容的东西。他比斯肥特来得高，给人以一种参差不齐的木材的感觉。不过，他身上引人注意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的膝关节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他们彼此注视了一阵子，这对可怕的伙伴穿着皮衣，流着臭汗——接着，他们彼此的憎恨再次袭来，如肮脏的植物，如腐烂的蘑菇。然而，他们手拉着手，唱着歌穿越了泰忒斯的大脑领域。斯肥特的歌声如细长的笛音，而傅莱的则令人联想起在锁眼里转动着的一把生锈的钥匙。

他们唱着欢乐之歌，眼里带着杀气。他们唱着情爱之歌，舌尖含着怒气。

他们的舌头。斯肥特的舌头，你满可以说成是一根伸出来的胡萝卜。而傅莱的，则像一块生锈的铁片。

那第三个人又是何等怪物呢？他潜伏在斯肥特灰不溜秋的肚子上，舌头是红绿相间的颜色。你很难察觉到他的存在，那是因为他的大半身子都隐藏在一簇斑驳的毛发里。

这第三个幻影，这个进入泰忒斯大脑的新来的访客，呆在一片阴影里。他是个侏儒，还不及斯肥特的膝盖高。

当另两位手拉着手跳起舞来之时，这个咪咪小的家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那粗俗的圆舞，直到他们放开彼此的手。斯肥特和傅莱完全站直了身体，同时向对方发起进攻，而泰忒斯则在梦中向他们转过背去。

马尔文·皮克，1960年7月

2 泰忒斯在雪中

泰忒斯从一个忐忑不安的梦境中醒来。神秘的白光渐渐充盈了他的大脑。雪花静静地飘落。雪花温柔地坠落，如此残酷，迫使他再也无法沉浸在他的孤独和饥饿中。他无力打开谷仓门。猫头鹰已经冻死了。泰忒斯觉得自己仿佛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当耀眼的白光照进谷仓，他看见自己的周围都是小动物们的尸体，有小鸟和小老鼠，他知道这些就是这个自我禁闭之地为他提供的食物。

尽管饥饿和冰凉的四肢让他痛苦不堪，仍有一股爱的暖流在他的记忆中流淌：他无法爱他的母亲，虽然他母亲在他生命里的意义已日薄西山，可她那高雅的精神毕竟净化了他的心灵。他那个已去世的姐姐费莎，热情洋溢，美丽和丑陋兼具一身，她几乎是痛苦地爱着这个弟弟，为了他，也为了她自己。丝蕾格保姆，对一切都狂妄任性，都充满同情，除了对她自己不那样。普恩斯瓜乐医生，他的智慧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贝尔格罗夫，他的校长，尽力装出一副他并不拥有的庄严相。最后，由于肉体之爱不容置疑地凌驾于所有的爱之上，他想起了那个“小东西”——无情的、残忍的、爱嘲讽的、孤独的“小东西”，在到达风华正茂的年纪之前就如晴天霹雳一般地夭折了，把如此脆弱的泰忒斯一个人留在了世界上，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苦度余生。

他的思绪又回到马祖海奇身上，在他的动物们被科学技术毁灭的时候，他的伤心使他那出类拔萃的头脑疯狂，他的震惊令他全盘瘫痪。他的精神崩溃和死亡给泰忒斯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他没有爱过朱诺，但他仅存的那点良心希望自己曾经爱过她。她献给泰忒斯的一切都是出于慷

慨，出于无私。她给予。他获取，但无以回报。他是个听不见的瞎子，看不见的聋子。他是一具行尸走肉，不知道该拿他仅剩的那么一点躯壳派什么用场。于是，怀着青春的残忍，虽然明知朱诺在爱着自己，他还是残忍地离开了她，而且从来也没有为此后悔过。

他恨基特，但他对史迪帕克的恨来得更狠。

泰忒斯被孤独吞噬了。尽管他的过去，还有他的未来注定要面对空虚，他还不死，不想孤零零一个人死在这个陌生的谷仓里，被一群倒在地上的啮齿动物包围着。如此景象在透明的光线里几乎显得美丽，小动物的爪子还可怜兮兮地挠在它们早已冻僵了的脸上。

他搜遍谷仓，为了找出最少的一丝安慰；他的目光犀利，如那些死去的猫头鹰曾经有过的一般，如今它们的身体依然僵硬地悬挂在枝头。

狂风呼啸，自哀自怜的泪水如恣肆的冰川在他的脸颊上凝固。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知道画眉、八哥之类的林中小鸟也曾光顾过这个谷仓，就在这个牢狱偷偷将他俘获之前。他听见一个声音，但那不是小动物的叫声。在一声奇怪的、始料未及的嘎吱声中，谷仓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他冻僵的身体突然跳将起来，他那所剩无几的心脏立即将冰凉的血液输送到他的全身。

他站不起来，也喊不出声音，无论这个打破了寂静的东西是什么，他都无法跑过去寻求帮助。他张开嘴想要用哨声来告诉人家他的存在，可是他噙起的嘴唇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看着，定定地看着，看着谷仓的门缓缓地——刺耳地——如病人的呻吟一般痛苦地，如瘸子的脚步一般艰难地，缓缓地打开，看着冷冷的雪飘了进来。

门的嘎吱声让人想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发出的声音，那是在很久以前，那时他还在学校里念书。又是一声呻吟，一声又一声的呻吟，这可怕的声音让人受不了。就如破裂的羊水，仿佛婴儿急着要从母亲的子宫里逃出来似的，虚弱又黑暗的降生。

泰忒斯知道这里又来了一个人，可他无法判断来者是男是女。他拖着身体穿过冰凉的灰尘和乱糟糟的垃圾。他的手上和腿上都缠着破布头，头上包着他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身上沾着稻草和别的东西，看上去比平时